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七十二回 東陽市施全死義

卻說邊庭消息飛報入中國。近臣奏知，高宗聞之大喜，曰：「金主已被殺，朕無憂矣。」眾臣請曰：「乘其國中無主，起兵伐之，可以報先帝恥也。」秦檜諫曰：「金主雖亡，必完顏亮理政。其臣僚俱是親信，皆傾心竭力，以扶新主亮也。且兼北方士馬精強，屢年豐熟，廩有陳積，陛下不可倉卒伐之。」高宗允檜議，自以金國兀朮、熙宗已亡，無敢有犯南朝者，每日幸秦檜第宅取樂，賜檜銀萬兩，絲絹萬疋，錢萬緡，彩色千疋，及出入車駕。加封檜妻王氏兩國夫人，子秦熿學士承旨，熿妻郡夫人，孫秦塤、秦堪、秦坦並除直秘閣，賜三品服。自是秦檜恩遇日加，橫行朝廷，再無忌憚矣。出入城中，百姓望見，一許之地，即要躲匿。若遲了手腳，即將眼睛去之。人畏懼其來，猶如猛虎也。有後軍施全，見其威勢獨壓，心懷不平。自念岳太尉父子功勳甚著，亦遭屈陷死，全家遷徙嶺南。若使蒼天有眼，肯容此之極惡哉！昔春秋時趙襄子殺智伯，漆其頭以為飲器。智伯之臣豫讓，欲為之報仇，乃詐為刑人，挾短刃入襄子宮中塗廁，待襄子來而行刺。襄子至廁心動，令人四下搜捉，乃得豫讓。左右欲殺之，襄子曰：「智伯死無後，而此人欲為報仇，真忠義士也，吾謹避之耳。」因放豫讓。讓又漆身為癩，吞炭為啞，使人不及識也。後伏於橋下俟殺襄子。襄子將過橋，其馬先驚，因令左右搜尋，復得豫讓，襄子斯殺之矣。且豫讓為人臣，而為君報仇，誠大義也。吾與岳侯，本非同僚親族。只想著高宗南渡，汴京失守，若非岳侯父子，豈有今日？所恨被奸臣秦檜伺其成功之日，連發十三道金字牌召回車馬，又構陷張憲，連詞害死於獄中。以此等冤屈，使我衷腸如何不激烈哉！來日往臨安城中，伺著秦賊出入朝時，盡我氣力戮之，少快平生志也。

施全次日早進於城中僻處等候。不移時，五花頭搭已過，道聲秦檜趨朝。施全遙望見秦檜未曾乘馬，只坐一小轎，轎之三面皆用布板遮閉，前後盡是氈簾圍繞，手下隨從者不計其數。施全自忖：「此賊原來亦知防人暗算，先自如此謹慎。吾主意至此，若殺得此賊，一以為蒼生除害，二以報岳侯冤極。」

事不成，亦做著奇男子也。」言罷，秦檜抬轎近前，施全拔出利刃，望轎幔直刺進去。不想轎氈厚密，如何及得檜身，被侍從提轄官一齊將施全捉住，解往秦府來。秦檜令押過施全，問其姓名。施全並無懼色，曰：「吾乃東平人氏，姓施名全，官授後軍之職。」檜曰：「誰教爾來行刺？說出那人，我便饒汝。」施全厲聲叱曰：「汝乃罔君敗國之賊，天下誰不欲殺之，豈獨我乎！」檜怒曰：「必有人唆令他來，不打不認。」教獄卒痛打。

施全大叫曰：「我想起岳家父子與天下之人，皆欲剿滅虜寇，以報國仇，獨有爾暗通金國，專主講和，卻乃謀殺岳家父子，以快金人之憤，致使中原不可再復，虜賊任是猖獗。只今普天之下，莫不欲生啖爾肉，為岳侯報仇也。今事不成，有死而已，老賊何固問我是誰教來乎！」秦檜聽了莫對，惟教拿送大理寺獄，取招罪，押赴東陽市斬之。後人有贊施全仗義云：烈烈轟轟士，求仁竟弗難。

春秋稱豫讓，宋代有施全。  
怒氣江河汰，忠言星斗寒。  
東陽甘就戮，千載史斑斑。

自此秦檜出入，每用五十餘人，長刀短劍，前後隨行。檜退入燕居，悶悶不悅，王氏問之：「丞相幾日嘗有憂色，其實何故？」檜曰：「日前因趨朝，半道偶被一小軍官，將行刺於我，為提轄官所捉，押歸府中，體問其名目，乃具東平人施全。」

吾以重刑拷勘，問其是誰唆令，甚被其赫厲一頓，竟令押赴大理寺獄取招，斬於東陽市中。自斬施全後，自覺神思疲倦，舊疾復作，竟不知所以也。」王氏曰：「昔與丞相往靈隱寺修齋，曾教風行者題詩，未得全韻，及丞相責令湊之，風行者道：『若要詩全，不利於丞相矣。』今此人名為施拿，莫非風行者唆指來謀丞相？」秦檜聽罷猛省曰：「夫人言是也。」即喚何立近前，謂之曰：「爾可帶領提轄官數人，前往靈隱寺捕獲風行者，不可有誤。若恁前如道月長老事，二罪俱罰。」何立領了鈞旨，與提轄官迳到靈隱寺來，尋見風行者，何立一把手捉住，曰：「秦丞相令來拿爾，即宜赴行。」風行者笑曰：「何恁性急，只吾一人，身不滿四尺，手無縛雞力，豈能走脫此寺乎。日前小人因言語觸犯丞相，自知罪過，正待沐浴更衣，敬詣秦府中叩首請死，何用固執之。爾眾人且放手立於居舍處，待我入僧房中更了衣服，即同爾赴府中見丞相，決不連累汝也。」何立等曰：「此言亦是。終不然爾會騰空而去哉。」即放了行者進入房中。何立與一起提轄官圍住舍外等待行者，過了一個時辰，尚未出來。何立疑惑，與眾人搶入房中，不見了風行者。四下搜尋，並無下落。只近牀邊桌幾上有一小匣，封記上寫云：「匣中之物，付秦檜收拆。」何立不免將此小匣，與眾提轄官回報太師。太師拆開封，匣內有小帖子，題詩一首云：脫下袈裟起了參，懶於塵世守山庵。

三時齋飯無心戀，百歲功名沒意乾。  
性若白雲穿冷袖，心如皓月浸寒潭。  
太師問我家何處，只在東南第一山。

秦檜看詩罷，大怒，謂何立曰：「日前拿道月長老，既已賣縱，今又放走風行者，卻將此匣來搪塞於我。爾今即往東南第一山捉還風行者，饒爾罪過。若捉不來，本身處斬，全家發配嶺南。」何立聽罷，驚惶無措，連聲應諾領鈞旨。出歸宅中，與妻子議曰：「我之一命懸於風行者矣。丞相發怒，責吾放走此人，今復令往東南第一山尋討。我想東南第一山實神仙居止所在，世人如何到得。且風行者，日前在靈隱寺中見他，其人言語不常，非塵俗僧行，終是莫得。今無奈只得領旨前去根究，若空回來，則我一家不免受禍。莫如乘此機而走，庶救一家之遷徙也。」妻子皆號泣而別。次日，何立於相府取天下地理圖視之，東南第一山在貽軍城，東有山名曰「第一山」。怎見得，米元章有詩云：莫論衡廬撞星斗，且是東南第一山。

何立視地理圖畢，省得路程，迳望貽軍城而去。